

JOSEPH WAMBAUGH 著・趙永芬譯

祕密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二四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四九

秘密
THE DELTA STAR

原 著：JOSEPH WAMBAUGH
譯 者：趙 永 芬

發行人：平 鑑 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話：700342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菲・陳曼翠・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仲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璧人・楊苦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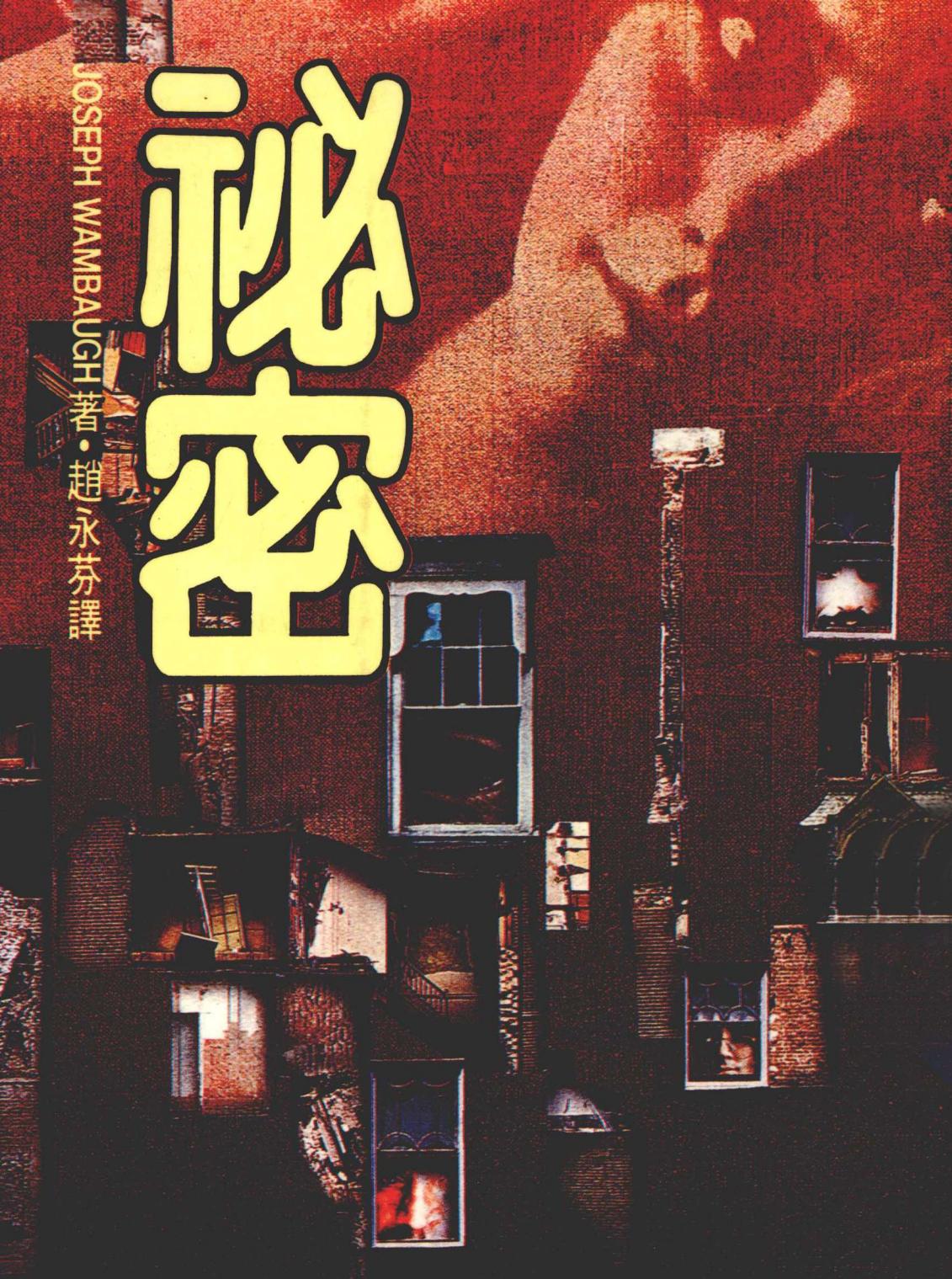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八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JOSEPH WAMBAUGH 著・趙永芬譯

祕密



祕密

JOSEPH WAMBAUGH 著・趙永芬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當代名著精選 149

秘密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令人大開眼界，獲益不淺，兩年多來，每星期一本，從不脫期，真了不起，何等魄力！多少心血！譯文的水準極高，至少都是流暢可誦的白話文，句子一點也不西化彆扭，人名也譯得好，看起來一點也不費力和精神去猜度，似乎已找到一個規範。近三月來接連看了數十種，對美國暢銷書有了新的認識，像羅勃·勒德倫的兩冊間諜小說『龍爭虎鬪』和『死亡拼圖』，佈局奇幻、氣氛緊張，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相形之下，佛萊明的○○七成為小兒科，類似的小說如『第二夫人』、『天恨』等也各有所長。其餘如『飄零的花瓣』極有吸引力，『四季』果然別具風格，當然有幾冊我個人並不喜愛，但不翻則無法認識當代美國文壇的全貌：



人物表

西固羅 (Cecil Higgins)

——編劇。

葛希頓 (Chip Muirfield)

——編劇。

華樂華 (Melody Waters)

歐瑞比 (Oliver Rigby)

——『但境旅館』監製。

林默 (Lester Beemer)

——私家偵探。

香桑尼 (Sunny Kee)

—— 警察。

墨貝兒 (Mabel Murphy)

—— 李賓禱書。

馬里歐 (Mario Villalobos)

—— 馬里歐。

月光姑娘 (Misy Moonbeam)

—— 被害流覽。

壞捷克佬 (Bad Czech)

—— 警察。

漢斯 (Hans)

—— K9 團警察。

路威 (Ludwy)

—— K9 團警犬。

爛頭鬼面羅德 (Rumpled Ronald)

—— 警察。

韋珍 (Jane Wane)

—— 女警。本名歐瑪珍。

露華 (Lupe Luna)

—— 馬里歐女友。

拉利 (Larry)

——酒舖老闆。

桃莉 (Dolly)

——女警。

狄福 (Diford)

——警察。

大馬 (Dagmar)

——男同性戀者。

郝華 (Howard)

——大馬之男友。

曼多沙 (Ignacia Mendoza)

——化學家。又名納可。

簡拉生 (Jan Larsson)

——諾貝爾委員會委員。

羅斯洛夫 (Rozlov)

——蘇俄化學家。

謝謹亞 (Noah Fisher)

——化學家。

第一章 悲慘之家

那天是母親節，他們都在注意着壞捷克佬，通常他在喝過三個鐘頭的老酒後，眨眼吹鬍、發獸歎氣、痙攣發顫都會化爲口頭的發洩。但這天是母親節，既然他們都討厭至少一位母親（壞捷克佬有三位前妻，他連自己的母親都不甚喜歡）；這種氣氛一直持續到晚上——於是酒更是大發利市了。

這下瞄老頭真是高興極了。他只吸收他的牙齒瞄着，並且用一塊骯髒的破布抹着吧檯，心中暗自恭喜自己比這附近任何一家酒館的老闆都要精明。瞄老頭就是瘋了，也不會在母親節這天關門大吉。他由多年的經驗得知這是警察開懷暢飲的另一個特殊日子。七十歲的酒館主人打開另一箱啤酒又眯起眼睛瞄着。許久以前一位警察說得很對，他說這位不愛講話的酒館老闆不會笑，甚而連咧咧嘴、傻笑或皮笑肉不笑也不會，只會惡狠狠的瞄你一眼，因此才換來這個綽號。

瞄老頭的酒館被到這兒來排煩解憂的顧客恰當的稱之爲『悲慘之家』。其內部大半爲一張非常長的吧檯所佔據；如果客人都成一排站立或屁股貼着屁股坐的話，就可以容納六十名買醉的酒客，而每

隔一個星期三他們正是如此（發餉的日子），其後的星期五亦然。其他時間裏他們是身無分文，或是近似如此；不過總有十幾個白天值班的硬裏子常客會一直照顧瞄老頭的酒舖到深夜，屆時妞兒，與一般顧客就會來了。

瞄老頭的酒舖光線昏暗，正如所有警察光顧的酒吧一樣（他們在下班之後，都不希望『瞧』見太多東西）；並且有個自動唱片點唱機，可供他們在隔壁房間的小舞池裏扭腰擺臀。聽說瞄老頭的舞池恰恰與三口棺材等大。除了三口棺材的舞池之外，緊鄰的房間內有個撞球桌，警察大爺們常常吃暗虧，被偶爾來玩幾回的撞球玩家耍得團團轉。

酒舖中不可避免的會有一些標記，好讓生人知道這裏是個警察出沒的地方。比方說鏡子上一張大貼紙上寫的『我們的警察吃死人』；或是『警察局長是下三濫的野蠻人』；再不就是『拯救我們的國家，遠離共產黨』。諸如此類的文字用意都在使無賴不敢上門。

不過最後的警告，則是女盥洗室門上的一个符號，作為一些追逐小妞過份熱中者的訓誡。女盥洗室門上的標記說的是『男賓止步』！

瞄老頭酒館中的男女可能猜得出誰喜歡聽壞捷克佬看社論時所發出的聲音，他們是孟傑爾醫生，阿敏，以及整個西班牙宗教法庭。

母親節這一天，既然下了班的警察灌酒與瞄老頭斟酒的速度足堪媲美，他也就寬宏大量的為店裏的男孩女孩打開自動點唱機。他選的當然是幾首龐克與新潮的歌曲，因為這種震耳欲聾的音樂更能讓人心曠神怡，因而灌下更多的酒。

此刻壞捷克佬可真氣極了。他的雙掌透過酒舖的烟霧閃着白光；他把牙齒磨得嘎吱作響，喉嚨中發出咷嗰聲，他的巨掌在不知不覺間已把『洛杉磯時報』的社論版撕得粉碎；磨牙的同時，他兩頰的肌肉也一波波竄過他怒得僵硬的下巴。這時壞捷克佬一掌擊在他那飽滿的斯拉夫額頭上，力道之大足